

● 台湾社会、伦理小说精粹

贞节牌坊

春风文艺出版社

贞 节 牌 坊

台湾社会、伦理小说精粹

古继堂 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9年·沈阳

贞节牌坊

Zhenjie paifang

台湾社会、伦理小说精粹

古继堂 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平县印刷总厂书刊厂印刷

字数:21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frac{1}{4}$ 插页:2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500

责任编辑:王 烨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晓更 晨滨

ISBN7-5313-0236-5/I·223

定价:3.7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精选了五篇鲜为人知的台湾中篇小说，均出自名家之手，亦系他们的名作。编选时着重考虑到读者十分关注的社会、伦理问题——从女性的贞节、外遇给家庭带来的悲剧，现代人面对生活的绝望和对“纯洁婴儿”的呼唤，到青年知识分子的道德沦丧、不幸与无奈，以及民族自尊心受到损害时的痛楚和西方意识对台湾的浸透等，均有涉猎。所选作品既有强烈的时代感、深邃博大的艺术内涵，又有较强的可读性和一定的收藏、研究价值，对各层次读者了解台湾现状、透视台湾社会不无补益。

目 次

贞节牌坊.....	吕秀莲(1)
外 遇.....	萧 飒(38)
莎哟娜啦·再见.....	黄春明(92)
野马夜总会.....	季 季(144)
芬妮·明德.....	子 于(207)
后 记.....	古继堂(320)

贞节牌坊

吕秀莲

关于本文

1979年元月间某个中午，我因偶然机会与余登发及费信介二老和其他几位不识之士共餐，其中一名洗尽风尘但余味犹存的中年女子讲了许多黄草笑话，我在一旁如坐针毡，直到她讲述一则文化学院女生为偿父债沦为舞女却不为钱财所动的真实故事，我不觉为之动容。我的动容不仅为着女主角的贞节情操，也由于讲述者的眉飞色舞中难掩其惊叹和赞服——原来贞节不是名门淑媛的专利，它是十里洋场中尤应树立的牌坊。

听过故事之后不逾旬，余老被捕下狱，同年年底黄老和我也都进了铁窗之内。漫长而又惊怖的侦讯和审判过后，我终于翌年六月二日获准使用纸笔以杀伐困囿岁月，首先涌上心头的便是那番餐叙和餐叙中的插曲，我怀着无限哀思写完本文的初稿，该稿连同其它几篇在移监土城那天被军法处看守所扣留，经我多方索求，三年之后总算辗转到手，再经过两度修改而定稿。必须指出的是，文中的人物情节虽源自初听来的故事，其实已大不相同，它是我为诠释现代贞节观念与女性醒觉而设计出来的。

就在高雄事件军法复判定获准使用纸笔的同时，陈菊移居我的囚室，我们从此开始一千七百六十个患难与共的日子。先是在景美的日席榻榻米之内，后在土城仁教所的庭院深深里，我们从许多痛苦的忍受中

逐渐升华为享受坐牢的情趣，这情趣之一是，我写小说，她作评语。

她的评语出口而不动手，不知何故，上个月某天她却拿出笔记本朗朗念出她对蓝玉青的看法，原来这位大姐早已偷偷写下书评，我当即敦促她将之整理成文。然而稿未理成，我突因甲状腺癌复发，服用原子碘而顿感不适，她的生活秩序也为之紊乱起来。为了我的病，她着实担待不少的心，直到我获准保外就医，她始终没把它完成。

偏偏回家的路途崎岖，原本三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多钟就开释的，怎料家兄外出无法联系，办保不成我只好自动坐它几小时的牢。而这几小时的牢自有其意义，因为陈菊终于在我不由分说的霸道下写完“无情人生有情人”的稿子，除了结语部分因太仓促只得口述大意由我加以补叙外，全篇皆是她的亲笔迹。

“无情人生有情人”，这固是本文所引发她的感触，又何尝不是将近二十个冬天里，陈菊与我濡沫相吁的最佳写照？过去我身在图圉，心系家园，如今我身虽自由，心似监狱，只因那儿还有许许多多为公义而丧失己身幸福的不自由人。愿天佑他——她们！

黑色的天空。

寒冷的冬夜。忽然间——

是谁的泼墨画大手笔？是谁把黑的夜，冷的天泼染成赤红与亮黄交相奔腾的一幅油彩画？火光脱缰野马似地争向寂黯的长空窜升，炽热使沉睡的人们搅嚷成一团。

爸爸赤着足，两手高高地掬起那只他最心爱的柚木雕钱柜，象迎神赛会上扛抬神轿的乩童，乩童踩过熊熊的炭火，踩向难以喻解的神力。爸爸一脚高，一脚低地，直在祝融肆虐的断垣残壁间追逐嬉戏，钱柜中的钞票天女散花般，一张张，一把把，抛散开来。

钞票，红红绿绿的钞票，一张张，一把把，都化成了灰烬。

妈妈披头散发，张牙舞爪如阿鼻狱偷跑出来的饿鬼，弟弟披麻戴孝，泥塑木雕般手捧着灵位。

爸爸继续一脚高，一脚低地“跳童”，钞票继续一张张，一把把地化成灰烬。店里头展售的桌椅橱柜，还有阿通师花了四个多月才完工的楠木八脚眠床，通通被阿贵姆扔进大灶的肚膛里当柴火烧了，金黄底蓝字的“蓝荣发木器厂”偌大一招牌在血泊中奄奄一息。

蓝玉青到巴黎车站目送贾利古柏离去，贾利古柏穿一套米色西装，系一只咖啡色蝴蝶领结。贾利古柏忽然伸出手来，把蓝玉青抱了上去，蓝玉青和贾利古柏相拥而泣。

醒醒，玉青，醒醒！

有人在踢门，讨厌，别吵，人家喜欢他嘛。

房门被踢开了，浓烟如巨蛇般窜了进来，灰蒙蒙的，混杂着木材烧过的香味和焦臭，浓烟又呛又臭。看不见，受不了，我看不见，我走不动了。

扳住我，玉青，扳住我，我掙你下去。叶明说，玉青，别怕，有我在，别怕。

蓝玉青化作一只斑斓轻盈的彩蝶，彩蝶在花团锦簇间翩翩起舞。彩蝶飞啊飞地，飞落在一只白色的高跟鞋上。

高跟鞋拎在秦光世的左手上。秦光世穿米色西装，右手扬着一张特大号的支票，支票闪闪发着亮光，秦光世蓄着八字胡的脸上，泛满笑意。

来吧，菁菁，来吧，让我好好爱你。

近面飞来一只灰褐色的大鸟，瞪着两只愤怒的眼睛，口中

含了一枚照片，是怎样的一枚照片呀？

蓝玉青探头、跨脚而出，却被秦光世伸手攫住。

蓝玉青化作秦光世的蝴蝶领结，秦光世得意地拍抚他的领结。好好爱你，不要犹疑，好好爱你。

1

蓝玉青皱了皱眉，嫌恶地用手推了开去，想吃豆腐啊？
少来！却发现推出去的手扑了个空，猛然醒来，白花的阳光刺得她不得不把眼睛又眯了回去。

八点了？眼缝里觑到的表面上，长短针快要交叠在一起，又近中午！什么时候才能和太阳一同起床呢？哎。

浑身汗粘粘的，四月天里蒙一床厚棉被，西晒的小套房早让太阳给烘热了，怪不得老要梦回那场火景。该换条薄毯了。

唔，眼角儿湿湿的，为什么还要哭？三年都过去了，三年的恶梦不够长吗？

蓝玉青掀开被子，露出一双光滑细致的长腿，左腿内侧隐约里还显着一道疤痕，还好是在内侧腿弯处不显眼。比起叶明那道扭扭曲曲的肉沟子，尤其时不时地作痛发酸脚踝，老天对蓝玉青或许不算太苛刻？老天爷一定疼惜她那双受过芭蕾舞训练的玉腿吧，如果这双腿瘸了，断了，蓝玉青真不知该如何过日子呢。不，不是蓝玉青她自己，而是蓝玉青的妈妈和弟弟。阿贵姆说过，“天无绝人之路”，大概是吧！

蓝玉青长长吁了口气，该起来梳洗了。昨天晚上八成醉了，昨天晚上那么突兀那么令人错愕的，把个蓝玉青搞得不知所措起来，她只好拼命喝酒，一醉解千愁嘛，也不知威士忌或

白兰地，随它在肚肠里汇成了江河。回到家，踢掉高跟鞋，胡乱换套睡衣，没来得及卸装，倒头便睡着了。

真个睡着吗？睡梦中尽是火光，尽是钞票，尽是飘渺浪漫而又叫人牵系的丝丝袅袅。不擅于作白日梦的人，夜里都得跟潜意识的“自我”交战吧！

刷牙的时候，蓝玉青不自觉地挤了好大一截固龄玉，狠狠地刷着，又咕噜咕噜猛漱口。她想起昨晚的吻了，昨晚秦光世送她回来，临走前在门外长廊给她猝然一个热吻。

蓝玉青微微地感到怪异，刚才睡梦中她还梦到跟贾利古柏在急驶的火车上相拥而泣呢，那吻多甜蜜，多醉人。哪象现在，她居然想用牙膏来“消毒”；念小学的时候，班上男女生吵嘴了，小女生就会用手比比划划地，撅起小嘴不停地嚷着：“消毒！消毒！”仿佛这样双方关系就井水不犯河水了。

蓝玉青不觉笑了起来，我也在跟秦光世消毒呢！

舞厅的 Betty，那个满头红发，绰号“喷火女郎”的，她告诉蓝玉青，干我们这一行，千万不能随便动真情。来这儿销金的男人，十有九个不是什么好东西，别看他们把我们捧得象块宝，其实骨子里只当我们是一堆草。

然后她压低了嗓门，附在玉青耳际：

“当你发现男人搂你的腰，搭你的肩而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时，你可要小心，小心你动了感情。”

昨晚醺醺然，记不清当时有没有失态的举动，不过刚才猛刷牙漱口的，证明自己的感情波纹未动吧？

沐浴过后的蓝玉青宛如出水芙蓉般素净。蓝玉青其实长得并不怎么样，高挑细长的身材略嫌单薄，眼皮是单叶的，又

没有古人形容的剪水秋瞳。但她皮肤雪白，五官也伶巧，颇予人冷艳之感，加上两个小酒窝，笑起来象两颗调皮的小星星，虽然她的笑大半时都是职业性的牵强；在水晶球旋晃之下的五彩缤纷里，又有谁会在乎潜藏躯体之内的灵魂呢？

也许秦光世在乎？秦光世曾暗地里打听属于蓝玉青的故事，昨晚他对蓝玉青说了一番话，惹得蓝玉青鼻尖儿酸酸的，差点哭出来。自从家庭发生变故，爸爸丧生火窟，妈妈几乎精神崩溃，除了叶明，蓝玉青简直没听到过什么慰贴心灵的话语。而叶明说话，一如他的人，短而实在，不是木讷寡言的那种，但他从不挑拣美丽的辞藻，也不讲中听不中听的话；记忆里叶明就不曾对蓝玉青说过甜言蜜语。

正是这样吧！当秦光世盈盈地笑着告诉她，菁菁，您真可爱，不止外表，内心更可爱时，蓝玉青真的激动了。

秦光世与叶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无论年龄、外表、出身或个性。如果说叶明是杯浓茶，秦光世便是一樽香槟酒。酒是醇馥而又充满幻奇的，善饮者啖饮自如，拙于此道的恐怕会玩物丧志而不自知呢。

蓝玉青知道自己绝非个中能手。舞厅里的 Betty, judy 和小红她们，在菁菁眼中，个个有如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光临舞厅的男人，哪个能逃出她们的“粉拳绣腿”呢？Judy 一身珠光宝气，小红本事更强，最近就从一个脑满肠肥的火山孝子那儿攒到一幢花园新城的别墅。

蓝玉青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搁下手中的梳子，快步走出卧房，小客厅的沙发上斜歪着她的白色珠包。她伸手在珠包里掏呀掏地，记得昨晚秦光世曾经拿过她的珠包，硬把支票塞进

去的。

啊，有了，支票折成厚厚的细纸条，被椭圆形的粉盒子夹住了。玉青一边摊开纸条，一边往沙发上坐下来。

两张，没错，就是这两张。

恍惚中蓝玉青又跌入中央酒店的杯光酒影里。

蓝玉青穿一袭黑丝绒礼服，腰际系一条银缎带子，绰约婀娜地，头上高高地挽了个髻。秦光世着米色西装，打上咖啡色的蝴蝶领结，这使他看起来比真实年龄俊洒了许多。他们在阿坡罗咖啡厅，隔着长方形的小桌面对坐着。阿坡罗厅的底面是一座旋转式的大圆盘。整个厅的四周嵌着落地玻璃窗子，玻璃外面是星光和万家灯火缀织起来的夜空，月亮羞羞地不知躲到何处去了，台北市谜样的夜晚就在咖啡座三百六十度的旋转中缓缓地款摆生姿。夜是诡谲的，尤其今夜！

眼前这个年龄够得上她爸爸的男人，居然赤裸裸地对她说，他爱她！他要娶她。

“别以为爱情是年轻人的专利，”秦光世说，“象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不恋爱则已，一旦动起真情，可就象旧房子着了火，没得救了。”

这比喻挺鲜的，蓝玉青抬起眼，定定地凝望着他。她看到秦光世留着八字胡的脸上，些许笑意和尴尬堆杂在一起，目光却是热切而逼人，蓝玉青觉得很不自在，又不知说些什么，就把头别向玻璃窗外的世界去。

依稀里她想着《黄昏之恋》那部电影，贾利古柏和奥黛丽赫本合演一对年龄看起来有若父女的异国情鸳，他们两情缱绻，后来古柏要回美国了，赫本到巴黎车站送行，银幕上出现

缓缓驶行的火车，痴痴站立的赫本，而古柏在车上向她挥手作别。眼看着这段令人心折的忘年恋情即将落幕，二十岁的蓝玉青又伤感又叹息。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古柏情不自禁探出身子，一把将月台上的赫本拉上车去，两人相拥而泣。

那部片子是她和叶明一起去新南阳看的。学校放寒假了，两人约好一道返乡，买的是下午四点半的火车票，于是先去看了场电影。

看完后蓝玉青告诉叶明，“要是以后我爱上一个男的，管他多大的年纪，我也要象奥黛利赫本那样，痛痛快快地恋爱它一场。”蓝玉青和叶明青梅竹马长大过来，她对他几乎无话不谈。

叶明白了她一眼，“你嫌我老啊？”

玉青没听懂叶明的话——直到第二天她在医院苏醒过来。

火灾就是他俩到家的那个半夜发生的。他们抵家时已近十一点。大家都睡了，蓝玉青悄悄地踱进自己的房间。叶明住在蓝玉青家楼下后院的平房，叶明是蓝家女佣阿贵姆的儿子，阿贵伯得肺病死了，阿贵姆带着叶明到蓝荣发木器厂煮饭、洗衣服，已快十几，二十年。

就是因为这样，火灾发生时，大家在逃生抢救的仓皇中，根本忘了蓝玉青。若非叶明惊醒后奋不顾身地爬上三楼硬把熟睡中的蓝玉青背了下来，阎王爷的冤死录上还要加列一个芳名。

这些蓝玉青全不知晓，她整个人被熏昏休克了，醒来时，发现阿贵姆红肿着眼睛，忙碌在两张病床间照顾她和叶明。

叶明的脸颈手脚，轻重不等的伤痕累累，右边足踝还扭伤了筋络，情况不比她轻松。阿贵姆呜呜咽咽地描述火灾情景，蓝玉青也一点一滴地领略出叶明对她的感情。

遐思越飘越远了，菁菁蓦地怔了一下，忙把视线收拢回来，先就在黑黝黝的玻璃窗上看到自己和秦光世和咖啡座上许多不知名的男女的映象，映象真真实实的，秦光世擎着高脚酒杯一口接一口啜饮着的动作，不都清清楚楚地映现在玻璃窗上面吗？

然而少女的梦幻却多空茫哪，二十三岁的菁菁已然不再缅怀二十岁少女的梦了，二十三岁。多少二十三岁的女孩犹单纯如白纸，虚无若泡沫呢，有谁象她那样，短短一千个日子里，竟然就驮负起一世纪的重担来？蓝玉青一下子心如古井般枯老了，她甚至觉得比阿贵姆还枯老，阿贵姆的寄望在叶明，我呢？

眼前这个年纪比死去的老爸还大几岁的人，说要娶她续弦，说要跟她共享荣华富贵。是的，荣华富贵，蓝玉青听说秦光世是非华企业界响叮当的财阀巨子，有钱、有势。尽管只是续弦，正不知有多少名媛佳丽垂涎着那“非华企业董事长夫人”的头衔呢，我一个在大爷阔少的挥霍边缘讨生活的小可怜，算得了什么？

然而秦光世又算得了什么？一个人有钱有势了，就能拥有一切，就能予取予求吗？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不是钱势所能奈何的吧？

蓝玉青端起桌上的酒，兀自仰饮而尽。秦光世为她再斟一杯，乘机握住她的手。秦光世的手丰丰腴腴酥酥绵绵的，手

指甲修剪得十分整齐，和他的身分极相衬。可是当他搭上玉青的手背时，蓝玉青竟没来由地瑟缩了一下，不是“来电”的那种，也全然没有叶明握住她时的感觉，叶明的手又粗又干，玉青却总在他的拿捏中享受到安全和了解。

蓝玉青悄悄推开秦光世的手，坐直了身子，顺手把起皱了的丝绒裙摆挽平，象要挽平她内心翻搅起的思绪吧。

“别这样拒人千里，菁菁，难道你讨厌我？”

噢，不。蓝玉青歉歉地用微笑摇头，否定了秦光世的疑虑。我讨厌过什么人吗？即使那些个威胁着要把妈妈扭送法院的讨债鬼，蓝玉青也总是苦苦地、低声下气地哀求他们的宽容。怨艾不是没有，但父债要还，是蓝玉青内心里极根深蒂固的信念，虽然不是她欠的债，爸爸欠的，又用的妈妈的开支的支票，她能赖，能躲得开吗？

啊，有了，有一个她真正讨厌的人，那个被舞厅的人臭骂为老色鬼的肥嘟嘟大秃子，他是舞厅的常客，听说也是银行跑三点半的行家，不折不扣的穷措大。嘴巴象蜜糖罐子般甜，浑身却长满偷腥的细胞。有一次他把菁菁搂得死死地，脸象橡皮糖也似粘在她颈项间，两眼贼溜溜直往她微敞的胸口探索下去。蓝玉青气极了，就举起右脚，用她的三寸鞋跟狠命的踩他的脚板，大秃子冷不防被踩得失声痛叫，蓝玉青头不回扭身就走。为此她被扣了一个礼拜的薪水，却也让妹妹淘们对她刮目相待。

蓝玉青没有讨厌秦光世，没有。否则她干嘛答应今晚的邀约？难得两天休假，她可以回南部一趟的。妈妈最近病情稳定多了，念高二的弟弟也变得很懂事，她为他们担待太久，

心理上疲惫得象根紧绷欲断的琴弦，她好想休息，好想放松一下自己。蓝玉青原本希望和叶明去爬爬山郊游什么的，小时候他俩，还有隔壁一大群小朋友们，最喜欢到乡间抓鱼摸虾，捞蚌蛤的，童年的回忆，总是无忧也无虑。偏偏碰到叶明期中考，叶明平时上课、实习之外还兼两处家教，已是忙得站在公车上都能睡着的人，何况考期当中？蓝玉青只好安排自己的休假了。

然而不讨厌是不是就是喜欢？喜欢是不是就是爱？爱又是什么？

蓝玉青边啜着酒，边在脑海里打转。

“不谈这么多，”秦光世忽然岔断她的思路，“让我们忘掉不愉快的事，忘掉我们曾经在舞厅相识，就当我们是好朋友，你能接受我的友情吗？善意的友情。”

秦光世从西装衬里的内层掏出一本支票簿。

“我想送你一点礼物，请你随便填上个数目字，要用国字大写。”

“为什么？我凭什么接受你的钱？”蓝玉青因惊异而圆睁双眼。

“凭的我们是朋友呀，朋友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何况我真喜欢你，我实在不忍心看你年纪轻轻的，一个人负担那么重的家计。不瞒你说，我是很有钱的人，非常有钱，只要你愿意，任何忙我都帮得起。”

“你在施舍？还是诱惑？你以为我是一个轻易就范的女孩？”

“你看你，生气的样子多可爱。你当然不是那种女孩，因

为你不是，我才喜欢你。让我再说一次，我很有钱，我诚心诚意地想帮助你。喏——笔在这里，随便填个数字吧，看你需要多少钱。”

蓝玉青抬起头，正眼凝视秦光世，她发现秦光世浓黑的粗眉底下闪着慈父般的关怀，蓄着八字胡的脸上泛满笑意，却没有狎昵。那眼光，那笑意，蓦然勾起蓝玉青对她死去的老爸的回忆。爸爸，啊，爸爸！

一种失而复得的孺慕之情吧，蓝玉青下意识地感觉到她和秦光世之间的藩篱撤除了。她不再拿他当欢场恩客看待，也不把他和叶明匹排，为什么不视他如父亲呢？

蓝玉青盈眶欲泣的眼眸流向秦光世，秦光世示意她拿笔签字。

支票上恭恭整整早已写着凭票付给“蓝玉青小姐”八个字；蓝玉青乍喜乍惊，他怎么知道我的姓名？舞厅的人都以艺名相称呀。秦光世，呵，你倒真是有心人。

迟疑了一下，蓝玉青象似鼓起极大的勇气，终于提笔写上：“伍仟元整”四个字，这是弟弟前天来信提到的钱数，付房租和缴补习费之用的。写完后她悄悄地搁下笔，难为情得仿佛新嫁娘一个。

秦光世把支票调过头，大笑了起来。嘶——地支票被撕成两长条，再揉作一团，扔在烟灰缸里。

“你真是小孩子，五千块钱能作什么用？你太小看我了。来，再来一次，尽管写吧！我有的是钱。”

蓝玉青踟蹰着，酒一口呷一口地——让我去，沉醉吧。
我还是